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畫像石全集

山東漢畫像石



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畫像石全集 2

山東漢畫像石

《中國畫像石全集》編輯委員會

主編：

俞偉超（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教授）

委員：

石洪印（原山東省出版總社社長 編審）

蔣英炬（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名譽館長 研究員）

劉振清（山東美術出版社 編審）

李新（山東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）

嚴文俊（河南美術出版社 編審）

王安江（河南美術出版社總編輯 副編審）

周到（河南博物院 副研究員）

高文（原四川省文物鑒定委員會 副主任）

凡例

- 一 《中國畫像石全集》(共八卷)是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》的重要組成部份。一至七卷為漢代畫像石，第八卷為漢以後歷代石刻綫畫。
- 二 《中國畫像石全集》除第八卷按朝代編排，其餘各卷均按地區編排。所收圖片絕大部份為畫像石拓片，對於少量高浮雕類及刻繪結合的畫像石，採用原石照片。
- 三 本卷為《中國畫像石全集》第二卷：《山東漢畫像石》。所收圖片為山東濟寧、棗莊地區比較完整的和有代表性的石祠和墓室的畫像，較集中地反映出這些地區漢畫像石在題材內容、藝術風格等方面的特點和整體面貌。
- 四 本卷內容按濟寧、棗莊地區為順序，以市、縣、區為單元，以畫像的內容為題目而編排。
- 五 本卷內容分三部份：一為本卷專論，二為圖版，三為圖版說明。

濟寧、棗莊地區漢畫像石概論

賴非

本卷收錄的漢畫像石二百二十九幅畫像，是從山東濟寧、棗莊兩地區十五個縣(市)內出土的一千二百餘幅中選出的。這十五個縣(市)，近鄰南陽、獨山、昭陽、微山四湖；湖之西有嘉祥、金鄉、魚臺，湖之北有濟寧、汶上、梁山、兗州、曲阜，湖之東有鄒城、微山、滕州、薛城、嶧城、臺兒莊；總面積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平方公里，是山東漢畫像石最集中的出土地，其數量與內容的豐富程度，唯河南省南陽地區可略與相比。

一 著錄與研究概略

該地區的畫像石，最早從晉人戴延之開始記錄。他在《西征記》中描述了金鄉焦氏山北漢司隸校尉魯恭(峻)冢前祠堂四壁鑄刻的忠臣、孝子、貞婦、孔門弟子畫像，是漢畫像著錄的肇始^①。北魏末年酈道元的《水經注·濟水》部分除轉述了戴氏所言魯恭墓外，還提到荊州刺史李剛墓、闕、祠堂及其畫像：『黃水東南流，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，剛字叔毅，山陽高平人，熹平元年卒。見其碑，有石闕，祠堂石室三間，椽架高丈餘，鏤石作椽瓦屋，施平天造，方井側荷梁柱，四壁隱起，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鳳之文，飛禽走獸之像，作制工麗，不甚傷毀。』酈氏是作為地理學家而順便記錄上述墓碑、祠堂及其畫像的。北宋時期興起的金石學，除了重點著述銅器與碑刻文字外，也注意到了漢畫像石。趙明誠的《金石錄》，記錄了嘉祥武氏祠畫像五卷(第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三)，對『文詞古雅，字畫遒勁可喜』的榜題尤為珍視，但對於畫像，並無摹圖，亦無考釋。南宋洪適著《隸釋》、《隸續》，則不僅摹刻了武氏祠部分畫像，還對其內容作了簡要考證，確指為武梁祠畫像六石(應為三石)。這是趙明誠以來的一大進步。元、明兩季，金石學日衰，剛剛濺起的漢畫像石研究火花幾乎熄滅。清代考據之風昌盛，金石學復興。乾隆五十一年(公元一七八六年)，黃易至任城為官，過嘉祥，訪古迹，剔出『久沒土中』的武梁祠，又發現了武班、

武榮、武開明祠堂，引起衆多學者把目光投向漢代畫像石，著錄、摹拓、考釋者趨之若鶩。隨後直至民國年間，重要著作有：黃易《小蓬萊閣金石文字》、王昶《金石萃編》、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、畢沅和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、馮雲鵬和馮雲鶴《金石索》、王懿榮《漢石存目》、瞿中溶《漢武梁祠畫像考》、田士懿《山左漢魏六朝貞石目》、方朔《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》、陸增祥《八瓊室金石補正》、容庚《漢武梁祠畫像錄附考釋》等。其中畢沅和阮元的《山左金石志》除了研究武氏祠的畫像石，還著錄、考釋了包括濟寧地區六個縣（鄒城、曲阜、金鄉、微山、濟寧、嘉祥）在內的部分畫像石，其記錄之詳、考釋之精前所未有。田士懿的《山左漢魏六朝貞石目》收錄畫像二百五十餘石，出自二十三縣，其中大半是濟寧、棗莊地區的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，傅惜華收集了大量漢畫像石拓片，編就《漢代畫像全集》初、二編，所有畫像石皆出自山東，其中濟寧地區嘉祥一百七十四石，濟寧十四石，微山兩城十二石，曲阜十八石，鄒城一石，汶上十四石，棗莊地區滕州五十七石。

自晉代至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，濟寧、棗莊兩地區的漢畫像石尤其是武氏祠的著錄、研究工作，在全國漢畫像石的著錄與研究中居于領先地位。

本世紀七十年代起，濟寧、棗莊地區漢畫像石的著錄與研究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，其標志：一是獲得資料的手段趨于科學化；二是研究內容的拓展，其突出成果表現為時、空框架的建立。

具體說來，以前的資料主要來自零星的收集，而自此以後的新資料，大多是通過比較嚴謹的考古發掘得到的。自一九五四年發掘沂南縣北寨村大型漢畫像石墓後，濟寧、棗莊地區也陸續開展了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。一九五五年，莊冬明對嶧縣城南澗頭集一座大型東漢畫像石墓進行調查^②，同年，梁山縣文教科有關人員對梁山縣百墓山漢畫像石墓進行調查^③，王思禮等對濟寧師範專科學校工地西漢畫像石墓進行調查與清理^④；一九五七年，莊冬明對薛城區劉家垆和山亭區山亭村、界河區顧廟村等七座漢畫像石墓進行調查^⑤。『文革』後，這種工作大量增加，如：一九七三年夏忠潤對濟寧喻屯鎮城南張漢畫像石墓進行調查與清理^⑥；一九七八年朱錫祿對嘉祥滿硯鎮宋山畫像石墓進行調查與發掘^⑦；一九八〇年，濟寧地區文物組對嘉祥宋山畫像石墓進行了第二次清理^⑧，顧承銀等對金鄉縣魚山兩座西漢畫像石墓進行清理^⑨；一九八一年，嘉祥縣文管所

對該縣五老窪漢畫像石墓進行調查、發掘^⑩；八十年代初，棗莊市文物管理站連續對棗莊市區漢墓進行了幾次調查^⑪；一九八三年，朱錫祿對嘉祥紙坊鎮敬老院內一座漢畫像石墓進行清理^⑫，荷澤地區博物館等單位對梁山縣饒饒臺窑場漢畫像石墓進行發掘^⑬；一九八六年，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棗莊渴口漢墓群進行發掘^⑭；一九八七年，王思禮等對微山島兩漢畫像石進行調查^⑮；一九八九年，濟寧地區博物館對濟寧師專西漢墓地進行清理^⑯；一九九〇年，鄒城市文管處對鄒城郭里鄉高李村畫像石墓進行發掘^⑰。

此外，濟寧、棗莊地區還有一大批零散畫像石被發現，它們多是在農田修整或工程施工中被鄉民掘出的。六十年代初，有關部門就曾對這宗資料進行過一次普查，並計劃匯編成集，但工作時輟時續，直到一九七七、一九七八年間，才完成了《山東漢畫像石選集》的編輯。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，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又組織力量，對兩地區進行了第二次全面調查，所得資料，遠遠超過第一次。這都為兩地區的漢畫像石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礎。

關於研究內容的拓展，表現為愈來愈廣泛的專題研究和綜合性考察。

專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：嘉祥武氏祠堂的復原配置及石祠主人的研究^⑱；漢代冶鐵技術和漢代手工業的考察^⑲；農耕圖像與漢代農業的論述^⑳；漢畫像石中所見橋梁、亭、堂、樓、樹建築的探討^㉑；水陸胡漢戰爭的考釋^㉒；樂舞、雜技、百戲的察析^㉓；佛教圖像的認識^㉔；執棒、升鼎內容的考證^㉕；牛、鹿、羊車反映的社會意識分析^㉖；武氏祠精神文化內涵的討論與藝術風格的評議^㉗；有關榜題、題記的釋讀及所涉及內容的辨識^㉘等。

綜合考察的主要成果有：畫像石的分布與區域研究^㉙；漢畫墓葬的形制及裝飾的發掘、演變考察^㉚；漢畫像石的起源、發展、衰微的分期探討^㉛；漢畫內容類別的分析^㉜；雕刻技法及藝術特徵、藝術成就的論述^㉝等。

總起來說，到了七十年代以後，大量完整漢畫像石墓的發掘，特別是紀年畫像石的不斷出土，編織成了濟寧、棗莊地區漢畫像石的時間與空間的基本框架。有了這個框架，一些零散畫像石也就有了相對的時、空範疇，畫像石研究的基礎便越來越扎實，為進行區域、類型和分期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前提。

二 分布狀況

目前，濟寧、棗莊地區出土的漢畫像石多數集中在嘉祥、濟寧郊區、曲阜、鄒城、微山、滕州、棗莊郊區七個縣區境內，金鄉、魚臺、梁山、汶上、兗州、泗水、嶧城則數量較少。就嘉祥等七縣區而言，畫像石分布也不均勻，從地圖上的標識可以看出，它們集中在以下八個小區：（一）嘉祥——濟寧郊區；（二）曲阜城區；（三）兩城——鄒城區；（四）滕州——桑村區；（五）薛城——西集區；（六）棗莊城區；（七）微山島——陰平區；（八）侯孟——臺兒莊區。八小區之外，例如兩城——鄒城區以西、以東的大片地方，微山縣的中段，滕州——桑村區以北和西南平原地帶及東部山區，棗莊城以東山區和以西的平原，侯孟——臺兒莊區以北的大片平原，都較少發現。

嘉祥——濟寧郊區：該小區西部是嘉祥境內南北走向的尖山、華林、孟良、南武山區，東部近鄰南陽湖西岸，面積約一千一百平方公里。畫像石出土以嘉祥山區最密集，有劉村洪福院、焦城村、杜家莊、嘉祥城內小學堂、蔡氏園、郭家莊、秋胡山、高廟、峪屯、華林村、商村、程家村、隋家莊、郝家莊、吳家莊、呂村、上華林村、洪家廟、七日山、宋山、南武山、齊山、五老窪、甸子村、疇里村、嘉祥村、狼山屯、徐村、西焦城、紙坊鎮敬老院、申村、仲東村、十里鋪；該區東部集中于濟寧郊區和喻屯鎮附近，濟寧郊區有：濟寧師專、安居鎮、市電力二處、市郊、古槐辦事處；喻屯鎮有城南張、亢父故城等。

曲阜城區：此小區以曲阜市郊為中心，東至防山一帶，面積一百二十平方公里。發現畫像石的地點有：南辛村、梁公林、董莊、孔林、徐家村、張家村、舊縣村、西顏林村、于家村、大峪村。

兩城——鄒城區：本小區位于南陽湖東岸，東靠嶧山、唐王山，以東西走向的大頂子山、鳧山、虎山山區為中心，北至鄒城市郊，南與微山縣兩城鎮、滕州崗頭鎮連成一片，面積為八百多平方公里。出土畫像石的地點有：微山兩城、獨山島、滕州崗頭、三山、鄒城高李村、黃路屯、獨山村、西郭村、王屈村、郭里集、下鎮頭、高莊、羊山、龍水、簸箕掌村、金斗山、大故村、大閭莊、七里鋪、稻窪村、柳下邑、八里河、石墻村、前營村、野店、羊

場、大東村、小東章村、田家村、廟戶營、王石村、鄒城師範學校、鄒城面粉廠、南陶城、十里鋪、南落陵、縣城東關、西顏莊等。

滕州——桑村區：此為東倚大山寨山區，南接草山山區的滕中平原，面積約八百六十四平方公里。滕州城區的宏道院、衛生局、城關鎮、造紙廠、東寺院、劉垆堆，城區外的姜屯、馬王村、龍陽店、黃嶺、東郭、黃安嶺、馮卯、萬莊、房莊、城頭、大郭、桑村、小王莊、西戶口、古廟村、千年莊、王開等地，均有漢畫像石出土。

薛城——西集區：南起薛城市區，北連滕州官橋、柴胡店鎮，東至西集、山亭鎮，位處東西連綿的黃山、火山、大山、梁山山區北麓和西麓，面積約七百七十平方公里。出土畫像石的地點有：薛城西莊、東莊、梨園，滕州柴胡店、楊樓、孔集、劉垆堆、沈倉、車站村、官橋、後掌大、大康留、東公橋、南辛、前萊村、東臺、西于村、莊里、西薛河，山亭區建新、神山、馬莊、駁山頭、大岩頭、山亭鎮等。

棗莊城區：北臨玉古、卓山，東靠長山頂，南鄰鍋其山，西接棗西平原，面積約二百六十平方公里，出土畫像石的地點有：棗莊閥門廠、南安城、大尚岩、渴口、小南莊等。

微山島——陰平區：此小區位於微山湖東岸，西起微山島，東至薛城陰平鎮，為大明山、寨山西麓的平原開闊地，面積約二百八十平方公里。出土畫像石的地點有：微山島溝南村、萬莊、薛城南常、孫村、陶官莊、陰平鎮等。

侯孟——臺兒莊區：西起侯孟鎮，東至臺兒莊城區，是穆寨山、庫山、虎提山北麓的近山區，北與韓莊運河沿岸的平原相連，南跨群山與蘇北接壤，面積約四百平方公里。畫像石出土點有：邳莊、薛莊、賀窩、李莊、泉源村、後樓、楊家埠村等。

濟寧、棗莊漢畫像石分布區形成的原因，主要為以下三點：

第一，地理環境的原因。八小區無一例外地都在靠近山區和山區與平原的結合地帶，最遠的出土地點離山麓也不超過十五公里，這對微山湖周圍的低窪地勢來說，正適合人們居住和農業發展。而且倚山采石，運輸方便，利於築造畫像石墓與祠堂，平原中的金鄉、魚臺、梁山、汶上、兗州以及鄒西、滕北、臺北等大片地域，則沒有如此便利的自然條件。

第二，政治、文化中心的作用。八小區皆是漢代縣廷或侯國所在地與近郊區，是當時

本區域內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。例如，嘉祥——濟寧區，西漢設有爰戚國（嘉祥縣城東南）和亢父（濟寧市西南）、任城（濟寧市東南）二縣，東漢又設任城國和亢父、金鄉（今金鄉縣城北）二縣。曲阜城區，一直是漢魯國、魯縣的所在地。兩城——鄒城區，西漢時有棗（微山縣兩城鎮）、騶（嶧山前）、南平陽（今鄒城市）三縣，東漢棗縣改為高平國，騶、南平陽二縣不變。滕州——桑村區，西漢置蕃（滕州西南）、合鄉（山亭西北）二縣，東漢繼續。薛城——西集區，西漢置薛縣（薛城北）和昌慮侯國（滕州東南），東漢不動。棗莊城區，西北部在西漢時為新陽侯國，南部于兩漢期間置承縣。微山島——陰平區，西漢封建陽（嶧城西南）、陰平二侯國，東漢除建陽、仍陰平。侯孟——臺兒莊區，西漢設都陽國（臺兒莊西北）和傅陽縣（臺兒莊西南），東漢除都陽，傅陽由東海國割給彭城國。

第三，不同的工匠集團傳統。從小區各不相同的雕刻技法和風格特點分析，當時各區的工匠們似乎各自保持着相對獨立的活動範圍。他們以雕刻畫為業，父子師徒代代相授，門戶之間，各有自己的傳統。我國古代手工業中的這種情況是歷時久遠的。

三 漢畫像石興衰的文化背景

在全國各漢畫像石區域，無論是數量或內容，魯南、蘇北區皆位居其首，而在這個區域內，濟寧、棗莊的畫像石則出現年代早，延續時間長，分布也最密集。

這裏的漢代畫像石，年代最早的大約在西漢文、景時期。一九九三年，鄒城王村鄉龍水村出土的五座石椁墓^{③④}，隨葬陶質鼎、盒、壺，形制呈漢初作風，同出還有西漢『平兩』錢，年代應在武帝以前。這是全國範圍內所見最早的畫像石。稍晚于此的棗莊小山和滕州崗頭的幾座石椁墓畫像，年代也都在武帝前期以前^{③⑤}。

約從武帝後期至西漢末，是濟寧、棗莊畫像石的初步發展期，這時期的畫像石，在本區域的各縣市中有出土。而在山東的其他地方，例如臨沂、泰安地區，此時期只能偶爾見到畫像石；至于淄博、濰坊及膠東半島等地，此時還不知畫像石為何物！

東漢早期，本區畫像石有較大的發展，其數量約占出土總量的四分之一。畫像石不僅見于墓室、祠堂、闕，碑上也出現了這樣的作品，題材內容和雕刻技法也較前豐富起

來。這和臨沂、泰安地區的情形是一致的。

東漢中、晚期是漢畫像石的鼎盛期，出土的資料約占兩漢總數的一半還要多。其題材內容，從社會生產到社會生活，從歷史故事到神話傳說，包羅萬象，應有盡有。雕刻技法更加嫺熟老練，多姿多彩。墓葬規模之大，裝飾設計藝術水平之高，都是空前的。

東漢末年，畫像石急遽衰落下去，三國時期的遺物已不多見，鄒城獨山出土的西晉劉寶墓門楣上雖然也有畫像，其簡單的內容和拙劣的刻法，顯然已是漢畫像石藝術的孑迹了。

畫像石作為一種文化現象，是漢代社會特定的經濟、政治背景下的產物，它的發生、發展與衰落，都與它們所在區域的自然條件、人文環境息息相關。

微山湖畔的濟寧、棗莊地區東倚沂蒙群山，西連華北平原，不僅土壤肥沃，更有山林之資、水澤之產，自古即為膏腴之地。七千年前，北辛文化的居民們，即在這塊土地上播下了農業文化的種子。春秋、戰國時期，這裏是魯、滕、驪、薛、任、倪等國的疆土。魯宣公十五年（公元前五九四年），魯國實行『初稅畝』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。鐵器逐漸使用于農業生產，水利的興修，牛耕的出現，都使魯國及其周邊地區農業的發達程度在全國處於先進地位。

西漢初期，魯國先是被封給呂太后的外孫張敖之子張偃，後又封給劉餘，魯國的近鄰山陽國封給劉定，昌邑國封給劉髡。為了恢復被秦末戰爭破壞的經濟，漢初采取了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措施，於是『文景之治』的太平景象繼而在這裏出現。

武帝以後，昭、宣二帝又相繼頒布了有關『輕徭薄賦』、『立本于農』的法令。光武帝劉秀，『長于民間，頗達情偽，見稼穡艱難，百姓病害，至天下已定，務用安靜，解王莽之繁密，還漢世之輕法』^{③⑥}。所制定的措施在東海、東平、魯、山陽諸郡國，均收到很好的成效。首先是吏治的轉變，《後漢書·宋均傳》載：宋均為東海相五年，『東海吏民思均恩化，為之作歌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。』《後漢書·秦彭傳》載：秦彭為山陽太守，『以禮訓人，不任刑罰。崇好儒雅，敦明庠序……百姓懷愛，莫有欺犯』。可見這裏頗有些清平景象，這對生產的發展是很好的環境。

農業是『天下之大業』，這裏的農業以『五穀桑麻』著稱于世，司馬遷和班固都曾在自

己的著作裏提及，被認做當時重要的農業區之一。尤其是秦彭為山陽太守時，『興起稻田數千頃』，不僅把山陽南部的低窪土地利用起來，更改變了這裏的農作物結構，使居民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更加寬廣。滕州出土的一批漢代鐵農具，如三角形大鐵犁，邊長四十八厘米，底寬四十五厘米；鐵鏤長十四厘米，寬五厘米；這些農具用以耕地鬆土，開溝築塹，方便省力，提高了工效。畜耕被普遍採用，深耕細作才成爲可能。金鄉香城堽堆出土西漢石椁墓畫像中有『二牛抬杠』的耕作場面³⁷；滕州黃家嶺東漢畫像石上有一牛一馬共挽一犁，犁後又一牛耙地³⁸。馬用於農耕，力量大、速度快；牛用來耙地，扎得深，耙得細。漢代人對農業生產的管理也有了一套成功的經驗，時令節氣的把握，施肥殺草的火候，土壤性質與植物適應性的鑒別，密植的合理程度，翻土曬田的措施等，在崔實的《四民月令》中都有總結性的記述。

濟寧、棗莊地區在兩漢時期的手工業，以紡織、冶鐵最爲著名。與齊地一樣，魯地亦是紡織原料——桑麻的盛產地，近靠山陽郡的定陶，與臨淄同爲漢代著名的紡織手工業中心，有『齊陶之縑』³⁹的盛譽。唐李白亦有『魯人重織作』⁴⁰的詩句，可見魯人的這種傳統至唐而不衰。此外，冶鐵在魯國也是重要的手工業內容，漢武帝時曾在山東設鐵官十二處，魯縣就有一處，其冶鐵遺址位于今曲阜城內立新聯中附近⁴¹。山陽也應有鐵官設置，一九六〇年棗莊薛城區出土過『山陽』、『巨野』鐵官標志的鑄範。《漢書·成帝紀》中也有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人攻殺長吏、盜走庫兵的記載。這個時期的冶鐵業，不僅規模大，而且技藝高，從滕州宏道院出土的畫像石上，可見鼓風機——橐正在制鐵作坊中被使用；從金相學研究中又可知道，烤藍和淬火工序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。

魯國、山陽郡的商業也是很活躍的。《鹽鐵論·力耕第二》說：『宛周齊魯，商遍天下。』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則認爲，魯人『好賈趨利，甚于周人。』當時，商品的種類主要有：鐵制品、紡織品、漆器、陶器等。

漢代農業、手工業和商業的快速發展與繁榮，導致財富集中與大土地兼并，一方面產生了相當一批豪強地主與富商，也把大批自耕農、半自耕農淪爲佃戶、部曲。這個地區的豪富，大體由三部分組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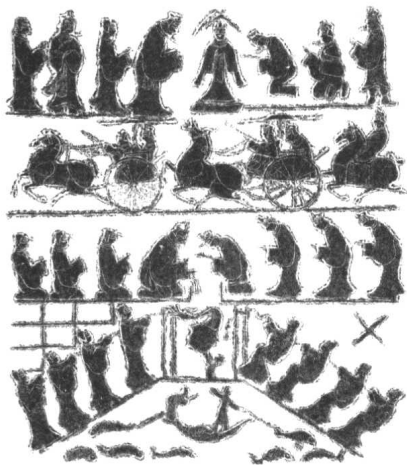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種是分封爲王的皇親國戚，例如西漢昌邑王劉髆、東平王劉宇、魯王劉餘，東漢

東平王劉蒼、任城王劉尚、東海王劉強及其子孫們。他們利用皇權力量，稱霸一方，巧取豪奪，多殖財貨。魯王劉光，『晚節遜，唯恐不足于財』，比『好治宮室』的其父劉餘還要過之^{④②}。東平王劉蒼，甚得帝愛，僅永平中三次特賜，就得錢六千五百萬，布三十九萬匹，另有宮人奴婢五百人及珍寶服禦器物^{④③}。諸侯王的屬官也依仗權勢，成爲大資產擁有者。

第二種是位顯職赫的朝廷官僚。漢武帝『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』，曲阜是儒學的發祥地，這裏集結着大批儒生，以經學起家而躋身高層統治集團的不乏其人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說：『漢興以來，魯、東海多至卿相』。他們有的代代相襲，形成世族豪門，如任城人周仁，郎中令，景帝親信；南平陽人龔遂，水衡都尉；鄒人韋賢、韋玄成父子，丞相；魯人丙吉，宣帝丞相；承縣人匡衡，丞相；魯人孔光，丞相；戚人馬宮，大司徒兼太師；薛人寒朗，清河太守；任城人鄭均，尚書；湖陸人度尚，荊州刺史；高平人王龔，尚書、太尉；高平人張儉，江夏太守；高平人仲長統，尚書郎；防東人侯覽，中常侍。侯覽于朝中得勢，在鄉裏貪侈奢縱，『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，田百一十八頃。起立第宅十有六區，皆有高樓池苑，堂閣相望，飾以綺畫丹漆之屬，制度重深，僭類宮省。又豫作壽冢，石椁雙闕，高廡百尺，破人居室，發掘墳墓。』^{④④}

第三種人是靠經商、放高利貸致富的高訾豪族。他們經營的商品遠銷國內外，二十年代在敦煌發現的『任城國亢父繅』，即是這裏的產品。魯國曹邴氏，以冶鐵起家，『富至巨萬』，『賈貸行賈遍郡國』^{④⑤}，是當時全國少有的豪富。西漢政府雖然采取了『重農抑商』政策，但『用貧求富，農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』^{④⑥}，巨額的利潤刺激着鄒、魯人棄文學而趨利賈。『今法律賤商人，商人已富貴矣』^{④⑦}，有的竟與王者埒富。東漢時高平仲長統描述說：『豪人之室，連棟數百，膏田滿野，奴婢千群，徒附萬計。船車賈販，周于四方；廢居積貯，滿于都城。琦賂寶貨，巨室不能容；馬羊牛豕，山穀不能受。妖童美妾，填乎綺室；倡謳伎樂，列乎深堂。』『井田之變，豪人貨殖，館舍布于州郡，田畝連于方國。身無半通青綸之命，而竊三辰龍章之服；不爲編戶一伍之長，而有千室名邑之役。榮樂過于封君，執力侔于守令。財賂自營，犯法不坐。刺客死士，爲之投命。』^{④⑧}

此外還有一些沒有官職但却很有勢力的當地豪強，如山陽巨野人李乾，就有『賓客數千家』^{④⑨}。



插圖一 凹面綫刻

以上幾類人物，共同組成漢代社會的特殊階層，他們操縱社會，霸占財富，生前享盡人間歡樂，死後還要營造豪華冥室。濟寧、棗莊地區畫像石密集分布的原因，就是因為這裏有着這樣一大批『特殊人物』。

儒家思想是漢代武帝時期以後的主導思想，魯及其周圍郡、國是儒家思想的故鄉，其文化觀念自然更具強烈的儒學色彩。重仁、尚義、崇禮，『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』^{⑤0}《後漢書·光武本紀》又說：『世以厚葬為德，薄終為鄙』。厚葬習俗本是由來已久的，東漢時期，選拔官吏要通過察舉孝廉的道路，重要條件是『孝』，這就更刺激人們『崇飭喪紀以言孝，盛饗賓旅以求名』^{⑤1}，於是厚葬之風愈演愈熾。『京師貴戚，郡縣豪家，生不極養，死乃崇喪。或至刻金鏤玉，櫛梓梗柎，良田造塋，黃壤致藏，多埋珍寶偶人車馬，造起大冢，廣種松柏，廬舍祠堂，崇侈上僭。』^{⑤2}畫像石就是豪強官吏厚葬尚飾的產物。

四 雕刻技法與構圖

全國各地的畫像石中，雕刻技法最為豐富者為山東、蘇北地區所出，并以濟寧、棗莊地區的種類最多，式樣最全。目前，對濟寧、棗莊地區畫像石雕刻技法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章雖然不多，而綜合考察山東或全國畫像石雕刻技法的論述，引用的資料却無不以濟寧、棗莊地區的為重點。

濟寧、棗莊地區畫像石的雕刻技法大體可以分為四類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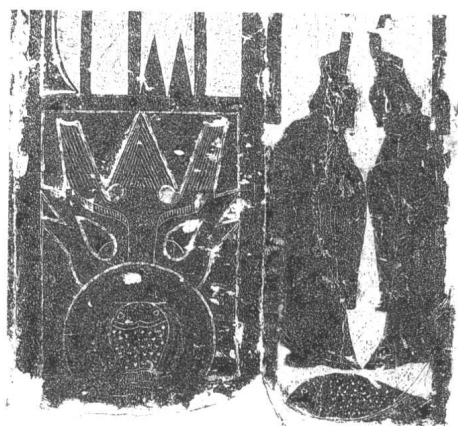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陰綫刻。不管石面光滑或粗糙，物象全部用陰刻綫條來表現。多數還在物象輪廓內施刻麻點、虛綫或鱗紋，以突出物象質感，例如鄒城龍水，棗莊大窪、小山，滕州崗頭、馬王，兗州農機學校等畫像石。也有少數畫像石綫刻物象內不再刻點、綫、紋，例如薛城南常鄉畫像石和鄒城龍水的部分畫面。

二、凹面綫刻。物象輪廓內雕成凹面，物象輪廓用陰綫刻成，嘉祥五老窪、吳家村、花林村、洪福院、蔡氏園，鄒城師專，濟寧師專等地出土的畫像石用此刻法。物象外石面有的光滑，有的則刻成豎綫紋。



插圖二 減地平面綫刻

插圖三 淺浮雕



三、減地平面綫刻。物象輪廓外減地(有深有淺)，凸出的物象輪廓平面上再刻陰綫，以表現物象細部；凸面上有的較平滑，有的較粗糙，嘉祥宋山、齊山、甸子、南武山，鄒城野店，梁山後集，泗水陳村，滕州西戶口等地都出過這種畫像石。

四、淺浮雕。物象輪廓以外減地，物象凸出呈弧面，在物象上按需要刻出不同的弧面，以表現物體各部位的立體效果；有些細部或再施陰綫處理，微山兩城，鄒城郭里，獨山、看莊、王屈、黃路屯、石墻村、金斗山，滕州東寺院、後掌大、車站村、造紙廠、崗頭，臺兒莊李莊，山亭駁山、馮卯、萬莊皆出過此種畫像石。

四種雕刻技法之外，還有少量高浮雕、透雕，則大都出現在魯中、魯東和臨沂地區，濟寧、棗莊并未見到這種刻法。

四種雕刻技法中，第一種是以刀代筆，用綫條表現物象內容，是中國傳統繪畫的基本表現手法。雕鑿的綫條，肯定比描繪的綫條要簡單、拙樸；若在輪廓內補以麻點或虛綫，物象便被凸現出來，對表現物象來說，這種做法比單施陰綫的效果要好得多。但在粗糙的石面上，物象內外都是斑斑點點，即使這樣做，效果也不好。於是，工匠們便用類似繪畫中綫條輪廓內填彩的做法，將物象輪廓雕成凹平面，或者將物象輪廓外的地子減去，視覺效果就比單純的陰綫刻要醒目、強烈得多。淺浮雕技法當是借鑒了圓雕工藝之法，它將減地平面綫刻發展成弧面，弧面取代了外輪廓綫，立體感更強。在雕刻工藝上，這與陰綫刻、凹面綫刻、減地平面綫刻有本質的不同。前三者是以綫為主的平面表現，而這是以面為主的立體表現。三十年代時，滕固在《南陽漢畫石刻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》一文中，就將兩者做了根本區別。他說：『對於中國的石刻畫像，也想大別為兩種：其一是擬浮雕的，南陽石刻屬於這一類。其二是擬繪畫的，孝堂山武梁祠的產品是屬於這一類』。這種分類看似簡單，却是抓住了實質。

由以上對濟寧、棗莊畫像石雕刻技法的分類，再參照紀年畫像石和共存的其他考古資料，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各種雕刻技法的盛行時間。西漢文、景至武帝末的畫像石，雕刻技法皆為陰綫刻。綫條樸拙，甚至有些塞滯之感。物象內或有麻點，但都是粗糙不規矩。畫像內容也單調，為樹、房、璧紋一類的圖案。很顯然，這時的畫像石藝術還處在孕育期，鄒城龍水、棗莊小山的出土物可為代表。昭、宣時期至西漢末，畫像石數量大增，內容

也豐富起來。雕刻技法主要是陰綫刻并施麻點或虛綫，另外還出現了凹面綫刻。前者如鄒城南落陵畫像石，綫條生動、洗練而準確，麻點和虛綫的襯刻講究位置和視覺效果；後者如金鄉香城堙堆、濟寧師專、微山島溝南村畫像石，凹面較淺，而且很少再襯刻陰綫，物象比例也有些失調。東漢早期是凹面綫刻最盛行的時期，凹面深淺適度，外輪廓綫清晰，根據不同需要而襯刻在輪廓內的點、綫既簡練又準確；物象比例適當，尤其注意表現動物、人物的姿態和動作，嘉祥五老窪畫像石是其代表。這個時期仍然存在陰綫刻，例如鄒城師專畫像石，內容布局、物象比例與同類題材的凹面綫刻極似，僅是沒有凹入剔平物象而已。值得注意的是減地平面綫刻開始使用，微山兩城、臺兒莊邳莊、滕州大郭都曾出有出土。它們有一個共同點，即減地較淺且不光滑，物象上的陰綫也較簡單。東漢中、晚期是漢畫像石最輝煌的時期，各種雕刻技法均已齊全并走向成熟。綫刻、凹面綫刻單獨出現的不多，與其他刻法配合使用的作品還存在着。減地平面綫刻的快速發展，成為本階段的主要刻法之一。它與陰綫的配合，不單是在凸起的物象內，物象外也經常配以綫條來表現人物的鬚鬚、車馬的繩索或武器的細部。此類作品以嘉祥齊山、宋山所出及武氏祠為典型。本階段新出現的另一種基本刻法是淺浮雕，數量最多，技藝也最高，鄒城郭里、獨山，微山兩城，滕州龍陽店、孔集、東寺院等地常見此種刻法。淺浮雕常配以綫刻來表現細部，鄒城大故村出土的兩塊畫像石，淺浮雕的大樹下，人物手持的弓箭就用綫刻來表現。黃路屯的胡漢交戰圖，全用淺浮雕刻成，但武士格鬥的劍則由綫刻而成。這類多種技術配合雕鑿的方法，更加充分地使物體展示出來，達到了單種技法難以表現的藝術效果。

濟寧、棗莊八小區出土的畫像石，作風存在着較明顯的區別，除畫面的構圖風格外，主要是雕刻技法的不同。以微山湖為界，湖之西，嘉祥——濟寧區盛行凹面綫刻和減地平面綫刻，淺浮雕除見于喻屯城南張出土的一批外（魚臺縣所存幾石，相傳亦喻屯出土，被清代人運去的），別處皆未發現。減地平面綫刻與淺浮雕技法共存，這裏人大概不喜歡把物象的凸面鑿成弧面。湖之東，兩城——鄒城及曲阜城區，西漢時流行綫刻，東漢初盛行凹面綫刻，兼有綫刻，東漢中晚期盛行淺浮雕。嘉祥常見的減地平面綫刻，這裏很少有。曲阜舊縣出土的幾塊減地平面綫刻作品，作風不僅與嘉祥迥異，與其他小區也不一樣，



插圖四
西漢後期畫像石的構圖特點

一眼便能看出，此乃臨沂地區東漢中、晚期常見的風格。滕州——桑村區在整體作風上與薛城——西集區相近，西漢時流行陰綫麻點刻；東漢初仍用之，另有一部分減地平面綫刻，凹面綫刻則見不到。東漢中晚期，這裏大量出現淺浮雕作品，弧面上再刻出密密的細綫，是其顯著特色。當然，若細察之，兩小區也不完全一樣，例如桑村附近屢有出土的淺浮雕作品，略平的弧面上密鑿細綫，而在薛城——西集區則一塊也找不到。在棗莊城區、微山島——陰平區、臺兒莊——侯孟區，畫像石風格比較統一，綫刻和淺浮雕兩種技法是僅見的；凹面綫刻和減地平面綫刻，或是有待於今後的出土，或是本就未曾使用過這種技法。

濟寧、棗莊地區的漢畫像石構圖，除因時間不同而存在着差異外，還有其區域性特色。西漢早期的畫像石多出自石椁墓，刻在石椁兩端擋板石上的，構圖皆不分層、格。兩長椁板分作左、中、右三格，中間格大多空而不刻，例如鄒城龍水、棗莊小山石椁墓皆如此；左右格內容則為樹木、房屋、闕、鳥、璧紋和鋪首銜環之類。圖像呆板、單調，綫條塞滯，布局空朗，邊框明顯，不加任何補白、裝飾。

西漢後期的石椁墓長板上左中右三格均刻畫像，由邊框界開，不再加其他裝飾。一格選定一個主題，或舞樂雜技、廳堂人物，或出行狩獵、虎龍鳥魚。圖像比例得當，綫條流暢，有很强的動感。微山島溝南村出土的狩獵圖，狩獵人的圍趕，獵犬的追捕，鹿、羊的倉皇逃奔和回頭張望的姿態，都刻畫得惟妙惟肖。鄒城南落陵出土的雙龍、鬥虎、鳥魚圖，綫條洗練，構圖合理巧妙，把龍的飛騰，虎的凶猛和鬥虎人的勇敢、沉着刻畫得栩栩如生，完全擺脫了早期畫像的圖案式風格。尤其是鬥虎一圖，人執長矛，跨步投向張口拒捕的猛虎，一側又有前腿半跪着的驚恐萬狀的牛。畫師將人、虎、牛三者作兩個層面安排，增強了透視效果，使畫面更加合理、逼真、形象、生動。

東漢時期，濟寧、棗莊地區的畫像石數量大增，構圖也愈加多樣化，區域性特點愈發明顯。兩城——鄒城區的畫像石構圖方法有分層和不分層兩種：分層者，一般作二、三層，多不過四層，每層表現一個或兩個題材內容；不分層者，一般只刻畫一個主題。例如廳堂拜謁、建鼓樂舞、狩獵水榭、出行迎見、四神祥瑞、伏羲女媧、東王公、西王母，場面宏大，內容豐富。物象動作協調，層次分明。邊飾或有或無，皆從主題需要，精心安排。整個